中国哲学如何登场？

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

李泽厚 刘绪源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李泽厚,刘绪源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27-5793-0

Ⅰ.①中… Ⅱ.①李… ②刘… Ⅲ.①哲学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Ⅳ.①B2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3417号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
——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
李泽厚　刘绪源　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封底篆刻　陆　康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25　插页4　字数000,000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793-0/B·344
定价：2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4742977

目 录

序 **为什么有这本书** 1

01 **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 1

“太初有言”与“天行健” 1

“回到康德”是什么意思 5

“学而第一” 8

从来不谈方法论 10

中国学问缺少自然科学基础 15

很多哲学名著又薄又好看 20

与王浩谈哲学两难 23

玄奘怕丢人，不敢译《老子》 25

“点穴法” 27

02 **为什么“度是第一范畴”** 29

人类的生存延续是出发点和基础 29

大猩猩—黑猩猩—人 31
理性使主客体分离 32
皮亚杰的动作与杜威的工具 35
美是人对“度”的自由运用 38
现代心理学还在婴儿阶段 40

03 **善包容，肯学习，能吸收，可消化** 45
逻辑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 45
文字控制语言的原因 49
凡“智慧”均可学 54
忽略个体是一种战争思维 55
还是蔡仪能抓住要害 57
“必要的余事” 59

04 **“理性的神秘”与宗教经验** 61
宗教与感性的神秘经验 61
个体创造性源泉 63
宇宙—自然是我唯一信奉的神 65
发现都是发明 68

05 **巫史传统的情理结构** 71
研究传统不从观念、文本出发 71

巫术礼仪中的“情本体”线索 73
“礼”的神圣性和神秘性 76
“天道”在“人道”中 78

06 **还用不用“本体”、“本体论”、“哲学”这些词** 85
冯友兰为何赞同“西体中用” 85
心理形式与“抽象继承法” 88
“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 89
胡绳毕竟是书生 92
中国接受怎样的哲学 94

07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99
“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 99
“两德论”是政治哲学的基础 101
启蒙落实到制度才算完成 104
中国也许能调解文明冲突 108
“四大皆空”还得活 109
时间与“时间性” 111
“闲愁最苦”与“何时忘却营营” 116
没有人类，哪来善恶美丑 120

08 **我的一生简单平凡** 123
四个“静悄悄” 12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与胡风案 125
记不住面貌和声音 126
算是毕生遗憾 127
美国学生 129
家里一直订科学杂志 132
人所培育的情感心理即“情本体” 134

【附录】

答问：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 141
与童世骏的对话 155
2006—2011 年答问、采访、对谈纪目 176

刘绪源、萧功秦、刘再复：再谈李泽厚 180

序

为什么有这本书

李：你先说，说说为什么要出这个续集；我再作补充。

刘：好。《该中国哲学登场了？》2011 年 4 月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有十几家报刊做了转载转摘，还登上了好几个图书排行榜（有的连续几周或几月，甚至排到了榜首）。我们不追求这个，但一本谈哲学的理论性的书能有这样的销售业绩，终究还是令人高兴的事。译文出版社趁刘再复回国的机会，就这本书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有不少人提出，这个题目还可以再谈，还没有谈够。

李：远不够。这可能是无穷的，至少是一个广阔话题。

刘：还有就是关于书名——“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很多人认为它很醒目，暗含一种提醒：哲学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有可总结的东西，可以上升为哲学理论，而这又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李：大家可能没注意这书名后面的问号，其含义有二：一是这命题能否成立？二是如果成立，如何可能？

刘：这两点，正是大家所议论的。所以也有人认为，书名太大了，和它比起来，书的内容又显得单薄了。

李: 非常单薄! 但就是再续谈三次,也还是单薄。这是留给大家和后人的一个题目,我是做不了了,《哲学纲要》序里说了谢幕,八十多岁了嘛。我希望大家来做,使中国哲学有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性登场。

研讨会的记录我看了,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说谈得不够具体。但要非常具体,也不可能,哲学只是一种意见,不同于科学,科学要大量非常具体的经验材料。但"积淀说"、"情本体"、"度的本体性"等等,不大可能。第二个意见,是缺少论证。关于哲学的论证,始终有不同的看法,像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也常常不论证。

刘: 不过回头再看,比如关于"情本体",谈得的确是过于简略了。你的哲学思考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学是第一哲学"和"以美育代宗教",包括"天地国亲师"信仰的"天地"如何理解——也就是你提出的"与宇宙协同共在"这一"理性的神秘",还包括"巫史传统",包括如何用中国传统消化和填补海德格尔,等等,这都和"情本体"有重要联系,有的就是它的直接组成部分,都还没能好好展开。如果这些方面能谈得详尽些,"情本体"的理论就显得更丰满,对你的观点的来龙去脉能看得更清楚,你的一些新的思考也可以容纳进来。我想读者一定会有兴趣的。

李: 那好,我们就试着再谈谈。一、不要和上次重复,完全不重复也许很难,尽量少一点。二、在可读性上,在总体质量上,不要低于上次。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做到?

刘: 能吧。

李: 很勉强。如果不行,就缓出或不出。我有点担心,因为你这次提出的,几乎都是理论问题。你的问题有三个稿子,我都带来了,包括你发到美国的那份,在那上面我还打了不少标记。

当然我把过去书里说过的东西更通俗地梳理一下也许好读点，但毕竟还是枯燥，而且更无条理。

刘：这些问题我精心挑选过，我觉得它们对读者来说仍有很强的新鲜感，是大家所关心的。至于条理，我们用对话方式单刀直入，直指人心，也许更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对专业读者也有专著之外的另一种参考价值。即使有些话题已在书中谈过，再谈还是会不一样，因为你的思想一直在发展，上次谈话从初稿到定稿，短短几个月时间，也能看到发展的踪迹。所以这次谈话不仅会通俗生动，我相信也一定会充满新意。

李：我不太相信你说的“发展”。这本印数应该少一点，不要印了卖不掉。

刘：我想不会。对有一定理论兴趣的人来说，好的理论，比听一般化的、重复雷同或编造痕迹明显的故事，不知要好到哪里去。我就宁可看有趣的理论书，也不愿看那些悬念横生的电视连续剧。我想本书的读者，至少一半以上，都是我这种人吧？

李：那好，试试。我们尽量让它好读一些，不要光说理论，说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我也尽量讲得浅显、生动些。有人会斥为“根本不懂哲学”，或“算不得学术”，且不管他。

刘：好！

李：还要说明一点，这两次对谈涉及的一些材料，多凭记忆，信口开河，未能逐一查核，很可能有错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如上次将萨特与海德格尔并提、王国维谈诗人与哲学的选择之苦，虽大意不差却不十分准确。此外，谈话随意，时有跳跃，遣词造句，不及推敲，凡此种种，希望读者鉴谅。

01 |

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

“太初有言”与“天行健”

李：上次你问我答，讲了好些我思想几个阶段之类，其实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是如何“走出语言”的问题。所谓“走出语言”，是指走出当今语言哲学的牢笼。

二十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分析哲学成为英美的哲学主流几十年。欧陆亦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保罗·利科说“人即语言”，美国的理查德·罗蒂说“没有语言之后的实在”，等等，等等。上世纪哲学的这个“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统领了一切，气势极盛，把杜威、怀特海这样一些颇有见地的大哲学家也挤到了边缘。学术界几乎公认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语言也似乎充分证实和推动了这一点。西方哲学这一潮流也席卷了许多学科，影响遍及全球。

但是，我读中国传统典籍，却非常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的态度。《论语》中充满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天何言哉”等等。《老子》则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禅宗更是“不立文字”，读无字书。

这可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我本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中国传统使我想到，凭借它也许能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和窘境。

首先，这对语言的不同态度和差异是如何来的？从思想史来说，我在《论语今读》中把它归结为“太初有言”与“天行健”（即“太初有为”）。前者是《圣经》、希腊哲学的 Logos，后者是中国的《周易》和巫史传统。这就是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与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一个世界”的区别。我希望这个中国思想（不说“哲学”二字也罢）在未来的生理学—心理学亦即脑科学高度发达的帮助下，来个现代化的转换性创造，使当今人们能从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福柯、德里达等的迷恋中脱身出来，吸取杜威、怀特海、皮亚杰等人的一些建设性构思，创造二十一世纪的新哲学——这也就是盼望它引领哲学，走出语言的画地为牢，从而登场世界。

当然，问题在于，能走出语言吗？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我所强调的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也脱离不开语言，特别今天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语言。而且，用以“走出”语言的也还是语言，所以，所谓“走出”语言不是让人不用语言，不是要人用心灵感应、神秘交往、“私人语言”之类——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是倒退，而是让人不要被语言的牢笼框住。哲学当然用语言。哲学追求根本，但这根本就是语言吗？我怀疑，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才是所谓“走出语言”的本意。我以为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尽管我也认为，人禽之分可能开始于婴孩牙牙学语的时候，语言的确大于个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但这正因为语言中的语义主要是把人类群体的经验一代代历史地传下去。什么经验？首先是生存的经验。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可见，这也是在继续维氏探究什么是这“生活形式”以及维氏对心理的探究，但不止于语词用法和语义分析。同时，这也是对海德格尔以“人生在世”来探究存在和认识的哲学延续和方向拨正。我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里谈到，康德那个著名的“不可知”的感性、知性的“共同根源”，海德格尔认为是先验想象力，我认为是实践。我说“感性源自个体实践的感觉经验，知性源自人类实践的心理形式”，“对个体来说的先验认识形式是由人类经验所历史地积淀而形成的”（第 26 页）。这一点非常重要。再简单说一下，所谓积淀而成的“心理形式”多半是某种抽象化了的理性规范，族群通由历史、个体通由教育（广义）而获得。在心理过程中，它通过先验想象力而呈现。先验想象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知性在感性中运行，落实为知性，如构架（见《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般名之为“图型”），如道德行为。另一种是感性在知性中运行，落实为感性，如审美，如音乐由被提炼的乐音在各种比例、结构中运行（亦即以“水中之盐”的理解为核心的“四要素集团”的自由运动）。前者表达和不断扩大知性规则和概念认识，后者表达和不断丰富感性规则和情感渲染。二者又正好相当于决定判断力和反思判断力。这些是未

来在脑科学基础上的经验命题。现在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先验的心理猜想和哲学假定。康德、海德格尔也如此。所以说是“先验心理学”的哲学。而上面所说的“知性规则”等等，大多即是语言或通过语言建立的心理形式。因之，它永远也只是经验心理的一个部分，更不用说它远远小于实践或生活整体了。这也就是说，语言小于生活、实践，生活、实践大于语言。总之，感觉经验的可能性和知性规范的可能性都来自实践，个体实践活动获得感性，人类实践活动形成知性。其间的想象力便正是人各不同的个体创造力的展现。在经验心理学，这是脑神经元的运动过程而非实体，可能是新近发现的脑内“跳跃基因”的个性成果。在哲学，这却是个体实存及其有限性的确证。这里说句也许并不多余的怪话，当年德国的康德专家抨击海德格尔误读和歪曲康德，海氏坦然承认，并认为这正是与前贤的对话而更有意义。我想我也如此，但我并未“误读”，而是“正读”和增补康德，下面还会谈及。

因为，我正是要回归到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的中国传统。这个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我）活着”。人如何能“活着”，主要不是靠讲话（言语—语言）而是靠食物。如何弄到食物也不是靠说话而是靠“干活”，即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干活”不只是动物式动作，而是人使用工具的“操作”，“操作”是动作的抽象化、规则化、理性化的成果，并由它建立能动的抽象

感性规范形式，这就是“技艺”的起源，也是思维、语言中抽象的感性根源。它以理式的规范力量对待世界，成为人所独有的把握、认识和领悟，是人所独有的自由力量，是人的语言的发生、发展的真正基础和内容。可见，说话只是人活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干活”却是必要兼充分。当然说话（语言）在“干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干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分工发展后，某些人说话就是干活，可无论如何，就人类总体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而且其语义仍然大部分与“干活”相关。即使高科技的语言可等同于或本身即是工具实践，但它们毕竟只是“人活着”使用—制造工具中的一个组成环节或部分而已。它们还是为“人活着”服务的，“生生”仍然居首要位置。郭店竹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可见人的生存、生活、生命又是诸生命中之首位。这也就是你、我、他（她）的当下“活着”。这是“人类中心说”吗？不是。这是从人出发，以人为本，而不是从上帝、理性或语言出发。这也就是当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为什么要从人类起源（即“人类如何可能”）来探究这个“走出语言”的可能出口。

这是否真是出口呢？或者，要不要“出口”呢？请大家批评讨论。我只是提出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个重要问题。此外要说明一点，使用—制造工具含义有二：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来制造工具，我在人类起源上强调的是第二含义（见《哲学纲要》第 84 页）。

“回到康德”是什么意思

刘：刚才这番话说得很有气派，看来，这个想法，一定已经

琢磨好多年了。但你最早的哲学论著是《批判》，是论康德的，你继承了康德的不少概念和思想，也一再提出要“回到康德”，你所使用的，应该还是西方哲学的语言吧。

李：对。六十年代我那篇《残稿》（发表于《中国文化》2011年秋季号）便如此。关于“西方哲学语言”后面再讲。我从中国传统一下子转到康德，是由于中国传统是心理主义、审美主义（见拙作《孔子再评价》、《华夏美学》等），而康德是我所谓的“先验心理学”，所以很自然便联结在一起了。这一点我书里已讲了不少。但我在好些书里讲“回到康德”，里面却包容了一些并不相同的意思，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既然你提到了，趁此机会我概括澄清一下，当然也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一说。

1979年出版的《批判》讲的“回到康德”，是从黑格尔的总体、理性、必然，回到个体、感性、偶然，同时也由社会回到心理。

2007年出版的《批判》第六版的“回到康德”是针对当前，加上了一层意思：从后现代和新左派强调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回到康德的普遍性和理想性，也就是强调了康德讲的普世价值。

2006年出版的《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则强调要重视康德的“辩证篇”，强调区分先验与超验，指出超经验地运用范导理念造成先验幻相，与此紧相联系的便是由列宁回到伯恩斯坦。

在美学上，就是“回到康德，恢复美感”，反对后现代艺术用概念取代审美。后现代精英艺术是极度发展的金融资本社会和西方强势话语权力支配下的宠物。它故意要与舒适的、享乐的、纯感性快慰的日常审美相对立，以丑陋的刺激指向概念，成为美学中“四集团要素”的某种变态。现在要反对变态，恢复常态。

我们上次和这次再谈“回到康德”，是重复突出研究心理和人性。这“心理”、“人性”不是休谟式的经验心理学（经验的细致描述和科学研究），而是“先验心理学”，是从哲学上讲心理的结构和形式。它落实到经验证实是未来脑科学的课题。其实十九世纪的好些大家如朗格、策勒尔、泡尔生以及狄尔泰都认为康德哲学的基础是心理学，但一般都是指经验心理学，没强调这是对心理的一种先验假定，是先验心理学或哲学心理学，并非经验的心理科学。哲学上，黑格尔把康德“人是什么”的“先验心理学”变为精神是什么，构造了理性吞并一切的思维的逻辑本体论，海德格尔把康德的“人是什么”变为存在是什么，构造了个体向死而生的激情的基础本体论，我希望把康德的“人是什么”变为心灵是什么，构造人类向个体积淀生成的历史本体论。海德格尔虽从“人是什么”出发，却绝对摈斥人类学、心理学的一切经验阐释，突出活生生的个体有限性所应紧紧把握住选择和决定未来可能性的“去在”（此在）。但这个完全摈弃经验和科学的“去在”，却成了危险的空洞深渊。只有回到“与他人共在”的“非本真”亦即人类学、心理学的世间生活中来，才能真正让个体紧紧把握这“去在”，对命运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我以为，这样才回答了康德的问题。

这就是从《批判》开始的解释学的“正读”康德。可见，“回到康德”并非真正回到康德的先验哲学，而是恰恰相反，把康德翻过身来，即以马克思（工具本体）来作康德（心理本体）的物质基础，而这基础，又是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亦即中国传统的“天行健”、“太初有为”为核心的。这样才能扭转海德格尔的方向，突破上面说的由逻辑—理性—语言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成为“走出语言”的新世纪的重大转折。

“学而第一”

李: 从上面说的“走出语言”和“回到康德”可以看出，在逻辑上，这是由外而内，由工具本体而心理本体，用中国话说就是“由礼归仁”，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育（广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无论就人类和个体说，均如此。

不知你有没有想过，《论语》开篇，为什么是“学而第一”，即使这是后人编定的?

刘: 我想这应该相当于一篇总序，先引人向学，以学习之乐开头，然后往下说。孔子本来就是个教师。

李: 其实不光《论语》，《荀子》也以《劝学篇》为首，这反映了中国古人一种很基本的思想。当然，孟子在树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的独立人格和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上，对中国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贡献确乎无与伦比。但孟认为“善”是人的先验本性却为我所不取。荀子说“性恶”也偏了。但就整体说，我以为，《荀子》、《礼记》是孔门正统、儒学真传，即强调后天的“学”。其实，贯彻《论语》全书的正是一个“学”字。当然，此“学”并非只学文化，而是如明儒所说，“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其最高境界就是所谓“孔颜乐处”，亦即“由礼归仁”。我强调“由礼归仁”，那么，又怎么解释《论语》常讲的“礼后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呢? 这些话是说，对比外在的仪文制度（人文），内在的情理结构（人性）的塑建，更为重要。但是，也只有通过“学礼”才能“归仁”，“仁”不能不经人文教育而自发地生成。包括大讲“四端”的孟子也强调教育：“求放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1980 年拙作《孔子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